

而所谓“无父无君，是禽兽者，”杨墨二氏又皆两翼四足之动物乎？据孟子“溢恶之言，”以为实录，斯已贅矣！至“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，”乃与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，相对成义；所以见墨子救世之殷，而非言其状貌也。《孟子·离娄》篇：“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，虽‘被发’纓冠而救之可也，”《庄子·天下》篇：“禹亲自操橐耜，而九杂天下之川，‘腓无胈，胫无毛，’沐甚雨，栉疾风。……而形劳天下也如此。”又曰：“将使后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‘腓无胈，胫无毛，’相进而已矣！”此言救斗之急与劳苦之极，皆以足与毛发为喻。胡君不顾文义之安否，而独以摩顶放踵为释氏之装，岂未之比勘耶？且墨氏救时，释家出世，根本精神，固相去如胡越矣。而墨子之言曰：“丈夫年二十，无敢不处家；女子年十五，毋敢不事人。”（《节用》篇）又以久丧为“败男女之交，”（《节葬》篇）是男女皆应嫁娶也。墨子如为和尚，在冯焕章将军演说和尚革命娶妻以前，中印僧伽，有此方便之制度否乎？亦足以资一噓也！

胡君以墨氏弟子之名，多极怪僻；如随巢子、胡非子、我子、缠子、彭轻生子、腹䟽，疑如后世僧人之法号。索卢参则印度字之译音也。是亦不然。夫墨者轻生守法，视死如饴；若孟胜死阳城君之难，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；二人致命于田襄子，可以无死矣，仍反死于荆（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篇）。腹䟽之子杀人，秦惠王已令吏弗诛矣；腹䟽不许，而遂杀之（《吕氏春秋·去私》篇）。是以其后多绝，姓氏不显；而墨学又复中衰，故其姓名不常与耳目相接。今日视之，乃觉怪僻。否则腹䟽之名何如壤驷赤、邾巽、句井疆、郇单、狄黑、罕父黑（皆仲尼弟子）而随巢子胡非子不犹今所谓申党秦非韩非子耶？至其以索卢参为印度字译音，则视索卢参三字“尤奇”。后汉有索卢放，以《尚书》教授，建武间征为洛阳令，徙谏议大夫。

(《后汉书·独行传》)后秦有索卢曜往刺符登,为登所杀。(《晋书·姚萇载记》)然则索卢放,索卢曜亦为印度字译音,其人皆印度人欤?

至如钜子制度,似禅宗之衣钵相传。固也。然不能以此为佛教制度,而证墨子为印度人。盖禅宗晚出,在中国成于达摩,后墨子约千载;若以此与国籍有深切关系,则达摩当为中国土著,而非来自“西天”矣。

韩非有言:“无参验而必之者,愚也;弗能必而据之者,诬也。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,非愚则诬也。愚诬之学,杂反之行,明主弗受也。”(《显学》篇)今参验各说,而定墨子为中国人;虽与胡君之辨异趣,其亦可以免于愚诬之讥也夫!

按胡君以墨翟为“墨狄”,旁证虽多,而无一实例。考陶弘景《真诰稽神枢》篇云:“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终。”(据孙仲容引)翟正作狄,与胡君之说相成。然而不足信者,以其与葛洪谓墨子为地仙之说,同一诡诞;且年代弥远,异文讹字,自然难免也。作者附记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。

附 胡怀琛:《墨翟为印度人辨》

今人于老子之姓名,疑问甚多,人所共知。而于墨子则不然,墨子之国籍,为鲁为宋,固有问题,然墨子之姓名,则自《史记》以后,《读子卮言》以

前,皆无异辞,曰“姓墨名翟。”直至《读子卮言》,始创言墨非姓,乃其学派之名,取刻苦自励,面目黧黑之义,而疑翟为姓,墨翟并其学派与姓名并称之也。然鄙意犹以为未尽然。

《读子卮言》谓墨非姓,共有八证。而其最有力者,谓墨苟为姓,则不当称“墨家。”如“儒家”不称“孔家”,“道家”不称“李家”也。又谓,不当称子墨子,如子思子之类,非以“子”加于姓上也。又谓,韩非子谓,有相里氏之墨,有相夫氏之墨,有邓陵氏之墨,孟子谓墨者夷之,墨苟为姓,均不当如是云云。又谓墨子前后及其同时,均无姓墨者。又谓墨子弟子,多有称姓,盖实行兼爱,无别亲疏,已废弃姓氏不用,何得墨翟独称姓,其言大抵如此,今不多录,读者可参考原文。(《读子卮言》卷二第二十七—三十八页。)其辨墨非姓,可无疑义矣。

然余犹有进者,墨固非姓,翟亦非姓,翟更非名,“翟,”即“狄”也,古多通用,《禹贡》“羽畎夏翟”,《汉书·地理志》,作“狄”,檀弓注,“是时在翟”,释文本作“狄”而“戎狄”尤多作“戎翟”。如《国语》“自甯于戎翟之间”。是也。

“狄”作“翟,”至貌,晋时犹然。《搜神记》云,“胡床,貂槃,翟之器也。羌煮,貂灸,翟之食也。自太始以来,中国尚之,贵人富室,必畜其器,吉享嘉实,皆以为先。戎翟侵中国之先兆也。”(崇文本《搜神记》卷七。)

《穆天子传》云,“陵翟致貽(郭璞注,陵翟,隗姓国也。音峻。)”良马百驷,归毕之宝(郭璞注,毕,国名,言翟前取此宝也。),以诘其成,陵子蜀胡口东牡。(郭注,夷狄有德者称子,畴胡,名。)又云,“陵翟来侵,天子使孟念如毕讨戎。”(天一阁刊本《穆天子传》卷五。)

《搜神记》“狄”皆作“翟”。《穆天子传》原文皆作“翟”,而郭注或作“翟”,或作“狄”,总之,狄字在魏,晋时犹多作“翟”也。

“翟”为“狄”之异文,“墨”亦疑为“貂”之转音,或“蛮”之转音,“墨狄”即“貂狄”或“蛮狄”两字并称,如“蛮貂”“夷狄”“戎狄”是也。

以“貊狄”或“蛮狄”二字代人名者，对于不知姓名之外国人，遂以此称之也。如晋，宋时之胡僧，天竺僧人，今日之洋鬼子，外国人，皆是也。如是，墨子为外国人，可无疑矣。

不然，谓墨翟系指其面目黧黑而言，亦无不可。墨翟者，黑狄也。古有长狄，因其身长而言。明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国人，今人称非洲土人为黑人，均此例也。又不然，因其所着之衣服为黑色，而称黑翟，亦无不可。如古之赤狄，白狄，均因其衣服之色而得此称也。总之，其为外国人无疑。

然则墨翟果为何国人曰在彼时舍印度外，更无他国。故疑墨翟为印度人。假定因面目黧黑而称墨翟，则印度人本为棕色，在当时人视之，宜乎其为墨也。假定因衣黑而称墨翟，则僧衣缁衣，缁亦黑色，后世尚有“缁流”之称，宜乎当时有墨翟之号也。

况《墨子》书中，亦常言其面目为黑色，《贵义》篇云：“子墨子北至齐，遇日者，日者曰，‘今日帝杀黑龙于北方，而先生之色黑，不可以北。’墨子不听，遂北至淄水，不遂而返。”此“黑”字，从来读者只解作因形容枯槁而黑，不知其肤本作黑色，乃墨子特别形容也。苟因形容枯槁而黑，乃常有之事，未必为日者所注意，惟其肤作黑色，有异于中国人，故日者特别言之。此尤可证墨翟之为印度人矣。

再一考黑子之学说，其重要之部分，曰“兼爱”曰“非攻”曰“节用”无一不与佛学相合。

至其“天志”“明鬼”则为佛教。其所谓天，所谓鬼者，即佛与菩萨也。在当时传译至中国，乃变为天，为鬼耳。

尤有进者，《墨经》之名学，即印度之“因明”也，梁任公《墨学微》（附录第一—三十七页）《墨子学案》（第九十二—一百四十二页）言之甚详。梁先生谓墨子之发明，暗与“因明”相合，而不知墨子之“名学”，即“因明”也。此种学术，为中国素所未有，孔子虽言正名，老子虽言无名，然方法均与墨子之名学不同，夫素所未有，而墨子突然发明，一蹴即造此精深之域，

疑无是理。其必本于“因明”无疑。

再就孟子斥墨子之言而辨之。孟子曰，“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朱注云：“墨子爱无差等，而视其至亲，无异众人，故无父。”然犹今视之，无父即出家。江琬亦谓无父为去其宗族姓氏。以符兼爱之义，又与释氏之法同。而不知即为释氏也。

孟子又斥墨子云，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朱注云，“兼爱，无所不爱也。摩顶，摩突其顶也。放，至也。”而朱注实本于赵注。赵注云，“兼爱他人，摩突其顶，下至于踵，以利天下，已乐为之也。”焦循疏“突”字云，《庄子·说剑篇》云，“我王所见剑士，皆蓬头突鬓。”《荀子·非相》篇，孙叔敖突秃。杨倞注云，突，谓短发可凌突人者。故庄子说赵剑士蓬头突鬓。突，秃声转。突即秃。杨氏解为短发是也。”

按据焦循疏，“突”“秃”声转。是“突”即“秃”也。摩顶者，突顶也，即秃顶也，亦即今所谓和尚也。“放”当解作放任之“放”。放踵者，亦足不着履也。赤足，亦为佛教仪式之一种。如此，则摩顶放踵，乃释家之装。孟子所云，乃谓秃顶，赤足，是牺牲其身体而利天下，非若杨子之一毫不肯牺牲也。若依赵注，朱注。则谓墨子牺牲其自顶至踵之毛与发，然何故须突其顶，则无事实证明。故不若解为秃顶赤足之为佳也。

再从墨子弟子方面辨之，当时墨子弟子甚多。《吕氏春秋·当染》篇云：“孔，墨徒属弥众，弟子弥丰，充满天下”是也。而其弟子又皆抱舍身救世之志，甘为教义而牺牲。《淮南子》云，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，”是也。此种精神，非宗教家不能有。今人多谓其近于耶教，却不知其为佛教也。

墨家又有“钜子制度。”《庄子·天下》篇云，“以钜子为圣人，皆愿为之尸，冀得为其后世。”是可见“钜子”地位之尊。梁任公解释“钜子，”谓其似天主教之教皇，同时不能有两。但教皇之制，前皇死后，新皇由教会公举，而“钜子”之制，是由前任指定后任，如“禅宗”之衣钵相传。此言甚是，然

仍未知“钜子”之制度,即佛教制度也。

墨子弟子之名,多极怪僻。据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所搜,弟子十五人,再传弟子三人,三传弟子一人,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者十三人,杂家四人,其中如随巢子、胡非子、我子、缠子,皆曾著书者,而其姓名皆不经见。“随巢”或谓是氏(梁玉绳说)或谓巢是名。(《隋志》注说。)*“胡非”或谓复姓,(《广韵》说)或谓非是名(《隋志》说。)*“我”与“缠”亦绝不似姓。其他如彭轻生子,腹䟽,索卢参,更似译音。疑墨子弟子之名,亦如后世僧人之法号(其弟子中,至少有若干人如此)或竟有若干人,为印度人也。

或曰,“在二千余年前,交通不便,印度之墨子何以能至中国也”曰“是不成问题。二千余年前与一千余年前相比,时间上固相差甚远,而物质文明之程度,则相若也。晋南北朝时,有帆船。周时亦有帆船。晋之法显,能以帆船往,梁之达摩,能以帆船来,周之墨子,独不能以帆船至耶。”

或曰“法显之往,达摩之来,国人知之,典籍载之,何独于墨子之为印度人,则未闻言及也。”曰“此亦不足为怪。景教之东渐也,国人所知,典籍所载,亦但谓其在元,明时耳,直至最近,始知在唐代已东来矣。墨子亦犹是也。”

或曰“信如君说,墨学即佛学,何以今所传《墨子》书与后世佛经文字不相似也。”曰“此亦无足怪。《墨子》书之文字,固不如后世之佛经,然亦不如‘儒家’‘道家’之书,此可见其自成一种文体,而非中国所固有。且同为《心经》,鸠摩罗什译本与玄奘译本与法月译本不同,其他各经,多有如此者,安得就文体不同,而指其不似佛书,此但就文字之表面言之耳。即论其实质,东土‘十宗’各不相同,甚至有冲突之处,而‘禅宗’且非印度所有,适成为震旦之佛学。则墨子学说,亦岂能一一尽合于后世之佛书,但其大意如是耳。”

或曰“墨子之学,出于夏禹,《庄子·天下》篇言之,后世信之,君何得独有异言”曰“墨子之学,出于禹,是墨子之托言也。墨子以一外国人,欲

传其学，其教于中国，非借用中国圣人之大名，又谁信之，如清末李佳白传基督教于山东，亦常引孔子之言，以此大得听者之信仰也。墨子托禹，何犹不然。吾人试以墨子与禹一比，除刻苦节俭以外，其他无相同处，可以知矣，况夫黄老，老庄，周孔，孔孟，其一脉相传之学派，同时人或后人，多有并称其姓名者，而禹墨则不经见并称，是亦可见禹墨之关系，不如黄老，老庄，周孔，孔孟之深且切也。”

或曰“‘墨翟’即为‘墨狄’而单取‘墨’字以为其学派之名，在周，秦时有先例乎”曰“此正以其为外国之学，在当时为例外，故其学派之命名，亦与‘道家’‘儒家’等不同耳。”

或曰“‘墨’既非姓‘翟’又非名，何以墨子书中，尝自称其为翟也。何以其弟子称之为子墨子也，”曰“当时人以墨翟呼之，彼亦以墨翟应之，本非姓名也，而已借用为姓名矣。故自称之，其弟子称之，亦犹太戈尔至中国，中国人名之曰竺震旦，于是此印度诗人，亦自称姓竺而名震旦矣。”

或曰“然则墨子之东来也，非先至鲁，即先至宋。君以为孰是，又尝为宋大夫信乎否乎”曰“当先至鲁，其一，墨子由海道来，当先至鲁。（苟谓由陆道来，则与事实不符。）其二，鲁为当时文化最盛之邦，墨子之东来也，固在传彼之学，彼之教，而亦欲观中国之光也。故当先至鲁。至于为宋大夫，事或有之，盖亦客卿之类。如元之马可波罗，明之利马窦，龙华民也。”

或曰“道书中之琅环记，谓墨子姓翟名乌。其母梦日入怀，而生墨子，故以‘乌’名。君于此说，以为如何。”曰“道书之言，多神仙怪诞之事，固不可信。然称墨子姓翟名乌，在当时或有此事。他人忽之，惟赖道家之说以存耳。乌为黑色，即墨也。‘翟乌’与‘墨翟’不过颠倒其姓名耳。然姓名未有可以颠倒者，以此亦足证明‘墨翟’之非真姓名。至于梦日入怀之说，当然是后人因‘乌’字而传会之也。”

吾于是可得一总结束曰。

一、墨翟者，“墨狄”也。因面黑或衣黑而称“墨”，因外国人而称“狄”。

二、墨翟，印度人也。

三、“兼爱”“节用”佛学也。

四、“天志”“明鬼”佛教也。

五、“名学”“因明”也。

六、“无父”出家也。

七、“摩顶放踵”秃头赤足之僧装也。

八、索卢参，印度字之译音也。

二 驳《墨翟续辨》

予既作《墨子非印度人论》对于胡君怀琛《墨子为印度人辨》有所商榷，其后胡君致函《知难周报》记者加以指正，予亦有书答辩矣。（见《知难周报》八十七期）惟胡君函中新证，以时间仓卒，未及讨论；今见胡君《续辨》，说明视前函稍详，故就《续辨》，略献所疑；亦有《续辨》所未有而见于函中者并附著焉。（《续辨》见《东方杂志》二十五卷十六号）

胡君《续辨》，新证甚多，今仍分为各组。讨论如下：

（甲）墨子与释迦牟尼之生卒年代

墨子与释迦生卒年代，其说纷歧，莫衷一是；尤以释迦为甚，有相差至数百年者。兹就胡君所认定者为准，一加批评。

胡君依据梁启超《墨子学案》，吕澂《印度佛教史略表》，定墨子与释迦之年代如后：

墨子生于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间；(西纪前 468—前 459 年)

卒于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。(西纪前 390—前 382 年)

释迦生于周灵王七年；(西纪前 565 年)

卒于周敬王三十四年。(西纪前 486 年)

胡君谓“墨子之生，在释迦灭度后约二三十年，其至中国（原注，假定如此）当为释迦灭度后约六七十年。非不可能之事。”夫墨子既以释迦灭度后二三十年生，当释迦灭度后六七十年而至中国；是墨子来中国时已三四十岁矣。然孙仲容《墨子年表》及《墨子传略》并谓墨子见楚惠王献书，年盖甫及三十，而与公输般论钩拒，止楚攻宋，尚在其前。胡君固深信孙氏之表者也，而此与之冲突，岂墨子尚在印度而佛法广大，能分身以“语般，止战，献书”耶？若非推翻孙说。则所假定墨子当释迦灭度后约六七十年来中国，实“不可能之事”矣！

胡君于此必引梁氏之言，谓“献书当是墨子三四十岁时事，”则亦难圆其说也。孙氏谓墨子当生于周定王之“初年”（非谓元年，）原可伸缩，与梁氏所谓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间不悖。如墨子生于定王十年，——献书在惠王五十七年，——则其时止二十七岁；就令墨子生于定王元年，——则惠王五十七年亦止三十七岁，而见公输般止楚攻宋，梁氏亦列其年之前，谓墨子当在三十岁内外；则胡君谓墨子三四十岁自印度来者，终不可能也。（按余知古《渚宫旧事》明明系献书于惠王五十年，孙氏从之，梁氏亦未言其谬；若无证据而妄改唐人之说，则甚不可。）若谓墨子于释迦灭度后三四十年即